



芸居樓綱鑑易知錄卷四四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唐紀

太宗文武皇帝

作飛山宮

綱丁酉十一年春正月作飛山宮

發飛山宮之制不明可得聞然以其

定律令名觀之俟可知矣書之於冊是亦且月之一節也

綱定律令目房玄齡等先

受詔定律令凡定律五百條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

以孔子  
為先聖  
顏回配  
饗

減大辟闕九十二條減流八徒者七十一條凡削煩  
去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升紀又定令一千五百九  
十餘條舊制釋奠見四二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  
子配饗立齡等以孔子為先聖顏回配饗自張蘊古  
之死見四三法官以出罪為戒時有失八者又不加  
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  
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律文失人減三等失出減五  
等今乃失人無辜失出獲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  
文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由是

斷獄平允上又嘗曰法令不可數

期

變數變則煩官

長不能盡記吏得爲奸自今變法宜詳慎之綱二月

幸洛陽宮

見四十八

官吏以闕儲侍

繼

具被譴魏徵諫曰陛下以儲侍譴官吏臣恐承風相

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

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爲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

親見奈何欲效之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

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儻

酒去聲

舍而宿

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至洛陽宮西苑

見四十八卷

王珪以  
師道自  
居

公王下  
嫁行婦  
禮

二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  
今悉爲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之徒內爲諂諛外  
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綱三月以王珪爲魏王泰師  
且上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  
以師道自居綱以南平今湖廣衡州府藍山縣公主嫁王敬直  
且敬直珪之子也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  
姑珪曰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  
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  
笄作笄音煩又音便禮昏義婦執笄束栗段脩以見笄器名以葦若竹爲之以簪以盛棗栗段脩之

與段作股音鍛脩脯也加薑桂曰股脩禮婦見舅姑  
以棗栗暇脩爲贊聚取其早自矜莊栗取其敬栗暇  
脩取其斷斷行盥饋之禮文公家禮云婦至於家明  
自脩飭也  
則饋于舅姑是日食時婦家則盛饌酒壺婦從者設  
蔬果卓于堂上舅姑坐前設盥盆于阼階東南悅  
架在東舅姑就坐婦盥升自西階洗盥斟酒置舅卓  
子上降拜俟舅飲畢又拜遂獻姑進酒姑受飲畢降  
拜遂執饌升薦于舅姑前侍立姑後以俟卒食撤飯  
侍者撤餘饌分置別室婦就餞始之餘婦從者餞舅  
之餘皆從者又餞婦是後公主始行婦禮  
之餘此盥饋禮也

遂昌尹氏曰貞觀六年嘗書以長樂公主嫁長  
孫冲矣然是時下嫁之禮猶未明也至是分注  
具載是後公主始行婦禮之說則弊俗自此始  
革矣夫夫婦婦陰陽之大義乾坤之定制也  
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豈以天子之女而決  
壞尊卑之防哉自漢以來制爲尙主之法於是

太宗能禮遣其

女

王珪能

不屈於

婦

詔議封

禪禮

穀洛溢

夫屈於婦陰陵於陽其失甚矣有太宗以為之君於是乎能禮遣其女有王珪以為之舅於是乎能不屈於婦君臣相遇自我作古此亦洵世之美事也特書南平公主嫁王敬直而不日王敬直尚南平公主書法之意明矣夫豈過予之哉。

綱詔議封禪禮法書也前書請封禪不書此其書何議

議其禮帝之不能自音漢文帝兒十二卷九克如此故書議之註不許見上卷十九目祕書

監顏師古等議其禮房玄齡裁定之綱秋九月穀洛

溢詔百官極言過失目大雨穀洛穀水在河南河南府洛陽縣西北洛

水在河南府城南溢入洛陽宮壞怪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

餘人詔水所毀宮不加脩繕纔令平可居廢明德宮

馬周論  
時政

立園院以其材給遭水者令百官上封事

見上卷

極

言朕過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爲三代及漢歷年多者  
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  
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  
人本根不固故也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  
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營繕不休器服華侈墜下少  
居民閒知民疾苦尙復如此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  
更耕耕外事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百  
姓愁怨國未有不亡者人主當脩之於可脩之時不

可悔之於既失之後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時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帑帛而世充王世充資之西京煬帝以洛陽爲東都長安爲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富人存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彊斂以

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所親行也豈

今日而難之乎欲爲長久之計但如貞觀之初則天

下幸甚又陛下寵遇諸王過厚亦不可不深思也魏

武帝曹愛陳思王

操第三子植

及文帝

曹卽位遂遭囚禁

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惟

在刺史縣令今重內官而輕州縣刺史多用武臣或

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

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

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魏

徵上疏曰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

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儉，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則可以無爲而治矣。○又曰：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

鑒形莫  
如止水

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在昔隋之未亂也自謂  
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  
息以致禍將及身而尙未之寤也夫鑒形莫如止水  
鑒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  
以今之無事行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矣夫取之實  
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  
○又曰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  
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疎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  
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

置几案  
以比弦  
章

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況內懷  
奸宄，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  
於正道，斯可略矣。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  
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  
曰：「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章。  
熟皮三國魏劉廙曰：「韋弦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  
自匡，臣願自比於韋弦。」韓子曰：「西門豹性急，故佩韋  
以自緩。」董安于性  
緩，故佩弦以自急。

遂昌尹氏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將亡，必有妖孽。」武氏之禍，其端甚微，而變異之慘，昭乎甚  
著。是秋穀洛溢，人洛陽宮，壞宮寺民居，溺死者  
六千餘人。越兩月而武氏入宮，至高宗永徽五

年三月武氏再入宮越二月而水入殿殿漂溺者三千餘人又一月而恆州大水漂溺者五千餘家夫以一女子之禍在太宗時水沴既作於方八宮之初在高宗時水沴復作於已八宮之後夫水爲陰象證應若此太宗既不能知於其始高宗又不克審於其終唐室之亂所以遂至於不可救藥者誰實尸之然則綱目書穀洛溢於武氏爲才人之先書萬年宮大水恆州大水於武氏爲昭儀之後其爲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後之溺愛社席者可以觀矣

綱冬十月獵洛陽苑

書美從諫也

日上獵洛陽苑

即西苑見上二

有羣豕突出前及馬銓

登去聲。鞍銓也。

民部尙書唐儉授

馬搏之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

武德四年太宗爲天策上

將儉爲長史

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陛下以神

武后

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為聲之罷獵網。

以武氏為才人。

女官名晉武帝采漢魏書才人不書之制三夫人外有才人法此其書何

謹亂始也而高宗之慙德不可掩矣

目故荊州都督武士獲

黃入

女後名

墨豐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宮。

贈隋堯君素蒲

網戊戌十二年春二月贈隋堯君素蒲州刺史。且詔

州刺史

曰君素

見四一

雖桀犬吠堯

見十卷

有乖倒戈

見二卷二

六之志而疾風勁草

見上卷

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

州

今山西平陽府蒲州

刺史綱閏月帝還宮綱宴五品以上於

東宮。且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

賜房觀  
佩刀

貞觀以來繩

直也。愆，糾正也。謬，周書同。

魏徵之功也。皆賜

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

比往年則遠矣。人心悅服，則不逮也。上曰：何也？對曰：

陛下往以未治爲憂，故日新。今以旣治爲安，故不逮。

上曰：今日所爲，亦何以異於往年？邪？對曰：陛下初年

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勉彊從

之，而猶有難色也。上曰：其事可得聞歟？對曰：陛下昔

欲殺元律師孫伏伽。

加。

以爲比不當死，陛下賜以蘭

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太厚。陛下云：朕卽位以來，未

人苦不自知

虞世南五絕  
虞世南獻聖德論

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  
仕於隋朝陛下欲誅之納戴胃之諫而止是悅而從  
之資級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脩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  
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  
知耳綱夏五月永興今浙江紹興府蕭山縣公虞世南卒且世  
南外和柔而內忠直上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  
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世南嘗獻聖德論上賜  
詔曰卿論朕太高朕何敢當然卿適覩其始未覩其  
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不然恐徒使後世